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三

嘉興李貽德學

襄公

二十八年傳陰不堪陽　服曰歲爲陽元枵爲陰歲乘陰進至元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本疏

案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注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是歲爲陽也爾雅釋天元枵虛也疏引孫炎曰虛在正北北方色元故曰元枵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邵氏正義曰分野略例云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於辰在

子爲元枵也元者黑北方之色枵者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在下陰氣在上萬物幽死未有生者天地空虛故曰元枵是元枵爲陰也歲乘陰進至元枵者即上文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也淮南氾論訓彊弱相乘注乘加也小爾雅廣言乘淩也開元占經歲星占篇歲星歲行一次十二歲一周天十八年傳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年歲星在亥以右行一次準之距此十一年當在星紀今加淩于元枵之次故服以乘訓傳文淫字正義據下蛇乘龍之文以規服未明服意也歲既越在元枵之次是以陽乘之而陰勿能勝矣論衡寒溫篇陽氣溫易坤象辭履霜堅冰陰始凝也今溫無冰是陰不勝陽也

楚不幾十年　服曰此行也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故曰不幾十年是謂十年不克征也本疏

案十年不克征易復爻詞

舍不爲墠　服曰除地爲墠本疏

案墠杜本作壇正義云服本作墠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爲墠也說文墠野土也鄭注祭法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墠與服義同昭元年傳楚公子圍逆女於鄭鄭人請墠聽命楚人曰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野地除草曰墠矣祭法一壇一墠書金縢云三壇同墠壇與墠似別其實壇墠古通詩東門之墠傳墠除地町町者正義曰毛以爲東門之壇又曰

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爲壇下言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者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何皆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壇墠字異而此作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按詩毛傳是古文壇是墠之古文故字爲壇而義則爲墠也左氏傳亦古文則杜本作壇是古文服本作墠爲今文其義則並爲除地也正義曰按下文作壇以昭其功昭其禍若是除地草穢尋生不足以昭示後人杜言壇是也此孔氏申杜抑服故與詩正義所云明知壇者除地去草之

言違異至云墠不足昭示後人說亦未確金縢鄭注云時爲壇墠于豐壇墠之處猶存焉鄭夫周公時已越千餘年猶識其址可證墠非不能示後也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　服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齊世家注

吳句餘與之朱方　服曰句餘餘祭本疏

案杜以爲夷末考慶封以冬來奔經書在十一月之前計時當在十月間也齊人來讓不容多日計是年尙可由魯至吳至明年五月餘祭始爲閽弒中間四五月豈不能予邑處之是句餘必是餘祭非夷末也史記吳世家云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自

齊來犇吳吳子處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與服義合

二十九年經吳子使札來聘　賈服曰夷末新卽位使來通聘本疏

傳祇見疏也　服曰祇祇適也本疏

案正義云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淸酤多皇恩溥洪德施與多爲韻此類衆矣說文祇字下段氏注云凡假借必取諸同部如周易无祇悔釋文云祇辭也馬同音之是反此讀祇爲語辭適也五經文字廣韻作祗者是也五經文字衣部曰祗止移切適也廣韻五支祗章移切適也唐石經祗既平左傳祗見疏也詩祗攪我心論語亦祗以異字皆从衣正用張參字樣而張參以前顏師古注竇嬰傳曰祗

適也音支其字从衣豈師古太宗朝刊定經籍皆用此說歟按

段說則服本當作衹借衹爲之是反从衣者方言云汗襦自關

而西或謂之衹裯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字苑衹裺巨兒之移反

法服也不訓爲適顏嬰傳師古謂衹字从衣則唐時始訓適也

孫奕示兒編云祇有兩音一音岐神祇之祇一音支訓適與唐

以前字合近世經典又以祇敬之祇作祇別于祇正義引西京

賦清酤多今文選本多作夥引廣雅夥多也音支非多字豈孔

所見本有作多字歟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集解云適足自見

其不知量也以適訓多亦謂多與衹同也

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　服曰不尙尙也尙當取女叔侯殺之

本疏

毋甯夫人而焉用老臣　服曰毋甯甯也甯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本疏

案杜注不尙取之云不尙叔侯之取貨注毋甯夫人而焉用老臣云言先君毋甯怪夫人之所爲無用責我正義云杜以其言大悖無復君臣之禮故改之劉氏炫以昭八年穿封戌云若知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王其意乃悖于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虔之說未必非也

請觀于周樂　服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史世家注

案禮記明堂位四代之樂器也注四代虞夏商周也四代之樂

皆得稱周樂者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四代之樂命于周王故云周樂也

猶未也　賈服曰言未有雅頌之成功也賈義見史世家注○服義見詩關雎序疏

案周禮太師曰教六詩曰雅曰頌後鄭曰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灋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詩序疏引鄭志云張逸問王者之風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詩序又曰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若然則周南召南不過爲王化始基若云施齊正于天

下告成功于神明猶未也詩疏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于命聖聖之所營在于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干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卽是成功之驗也

美哉淵乎　賈曰淵深也史世家注

案詩定之方中秉心塞淵箋云淵深也老子深矣遠矣注深不可測

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　賈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史世家注

衆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者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是封康叔時管蔡雖誅頑民未靖實故以管蔡之難包之其實康叔封衛在管蔡叛後也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者史記周本紀云幽王嬖愛褒姒以爲后賓之初筵詩序曰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漢書文帝紀注罹遭也言武公遭此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指上文憂而不困言故賈氏即遭難罹憂事以證明焉

爲之歌王　服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國人猶尊之故稱

王猶春秋之王人也同上。詩黍離序疏引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

案張逸曰王者之風當在雅今以衰微始列於風也王風譜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于彘幽王滅于戲在雅何荅曰幽厲無道酷虐于民以强暴至于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但以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也又云在風則卑矣已比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故題王以當國而欲以實應故毋言惻周也案僖八年經盟于洮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服引

以證風之稱王亦是意也

其周之東乎　服曰平王東遷洛邑同上

案王風譜云王城者周東都王城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疏引地理志云平王東居洛邑鄭所據之文也

爲之歌鄭　賈曰鄭風東鄭同上服曰鄭東鄭古檜國之地詩鄭譜疏

案鄭風東鄭者別于西鄭也漢書地理志京兆郡鄭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此西鄭也史記鄭世家云桓公東徙其民雒東而虢

鄶果獻十邑竟國之此東鄭也詩譜云檜者古高辛氏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陸德明云是子男之國後爲鄭武所并焉是東鄭爲古檜國之地詩譜云其國北鄰於虢故鄭兼有虢鄶之地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服曰其風細弱已甚攝于大國之間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吳世家注

案其風細弱已甚者漢書地理志臣瓚注謂音聲細弱也此衰弱之徵論語云攝乎大國之間包咸注攝迫也言鄭迫于晉楚無遠慮之謀經久之計悉索敝賦奔走强鄰以苟安旦夕財盡民雕不亡何待故知其先他國亡也

泱泱乎大風也哉　服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詞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同上

案地理志云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詩瞻彼洛矣傳曰泱泱深廣貌服語曰四方民大和會地理志臨甾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如氏曰遊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也服故以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釋泱泱也云風刺詞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者舉詩旨以明大風也約者淮南主術訓注少也微者說文云隱行也疏者楚詞東皇太一云疏緩節兮安歌淮南氾論體大者節疏是也切者小爾雅廣詁廣雅釋詁並云

近也齊譜正義曰夫人不能警戒以月出之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詠各隨所失作詩刺之若然則齊風之作因時起興援古証今學記所云微而臧孟子云言近而旨遠此其大概矣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服曰其爲東海之表式國之興衰世數短長未可量也同上

案說文式法也表所以爲法故言表式是時齊政已衰世數則歷悼簡定康而已賈比鄭先亡而云未可量疑季子知者一失矣不知季札之意以泱泱大風人民和會姜氏雖替必有嗣而興者故曰國未可量明國之未可量非姜氏未可量也下文說

晏平仲謂之曰齊國之政將有所歸季固知之孰矣

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　賈曰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同上

案論語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集解引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蕩蕩與戚戚相對則蕩蕩是無憂之貌論語樂而不淫注淫樂不至淫言其和也

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服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轔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詩秦譜疏

案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本車鄰詩序也戎車四牡田狩之事據駟鐵小戎言之服以二詩爲襄公追錄先人之歌故係之秦仲與詩序異者或從三家說也葢秦仲既有車馬當亦由狩史記秦本紀秦仲莊公皆有伐戎之事則駟鐵小戎追錄先世義或然也與諸夏同風者杜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是也論語云不如諸夏之亡也諸夏指中國

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賈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吳世家注

案禮之稱大雅曰曲而有直體此云直而有曲體互易其文以訓婉也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注使其行得中使其心應和也禮記中庸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是存之爲中和用之爲中庸其德一也險而易行史記險作儉杜云險當爲儉字之誤也惠士奇曰史記作儉古文也古文易云動乎儉中又云儉德辟難皆讀爲險險而易行即易之易以知險杜云當爲儉讀是也按惠氏以左傳本古文故謂險當爲儉至傳義當從險故賈本作險師傳如是說文險阻難也賈謂歸中和之德而用之始似阻難而其實行之甚易也若然以德輔此者

言以中和中庸之德也明主之明史記作盟惠棟易以知險繫辭下曰德行恒易以知險虞翻曰險謂坎也謂乾二五之坤成坎離日月離天天險不可升故知險者也据此則惠氏棟易証此文者謂字當从儉義則仍爲險也杜氏云儉約易行非賈義也

自鄶以下無譏焉　服曰鄶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同上案詩鄶羔裘序曹蜉蝣序並云國小而迫故賈據以爲說說文譏誹也楚詞大招注譏非也淮南說林刺我行者欲與我交注刺猶非無所譏刺謂無所是非也

爲之歌小雅　服曰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

致太平樂且有儀是謂正小雅詩小大雅譜疏

案道文武者道如孟子道性善之道周禮大司樂與道諷誦言語小雅道述文王武王之事故言道文武也修小政者詩序云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正義云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云定大亂者采薇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衞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是即服所云修小政定大亂也致太平者南有嘉魚序曰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

樂與賢者共之也南山有臺序曰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樂且有儀菁菁者莪文是謂正小雅者鄭氏譜云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又曰小雅六月之後謂之變雅則六月之前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並爲正小雅服鄭同也惟詩譜言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爲周公成王之時詩而服虔言道文武者以序不明斥成王而魚麗序言文武以采薇以下治外則自出車至菁菁者莪皆可云采薇以下也其致太平澤四海燕諸侯錫有功雖不能指爲文王時事若武王則固有之矣不必定在周公成王時也詩疏引皇甫謐曰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十篇是也蓋傳無明徵訓詁家各以

意斷故不同如此

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　服曰此歎變小雅也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于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本疏

案知歌變小雅者以季札所言知之六月以下爲變小雅詩大序正義曰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思上世之明聖者如楚茨信南山魚藻瞻彼洛矣鴛鴦于飛諸篇是已然車舝思得淑女隰桑思見君子則于當代之君猶無二心也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者卽史記屈原傳所謂小雅怨誹而不亂也云周德之衰微者詩序云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

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惟歌變雅故知爲周德之衰其是疑詞故云疑幽厲之政也六月至圻父宣王時詩亦在變小雅中而不得指宣者以宣是中興之主雖在變雅不得當周德之衰其餘皆怨刺幽厲之詩故以幽厲當之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宗周之壞無不指斥二王矣杜以爲歌正小雅故其注思而不貳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心注周德之衰云衰小也注猶有先王之遺民云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近本大下有衰字誤此从淳熙本劉炫以服言爲是而謂杜解錯繆正義和杜謂劉言爲非然其作詩正義云季札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作

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按此則孔亦同服氏以季札所
嘆者爲變小雅矣蓋其作詩正義時無左右之見亙于胸中故
能同其所異也
爲之歌大雅　服曰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
是爲正大雅詩小大雅譜疏
案詩疏云文王大明緜棫樸思齊皇矣靈臺七篇序皆云文王
旱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下武文王有聲二
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此服所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
功是也季札惟嘆文王之德而服兼言武王者詩譜云文王受
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詩疏云以文

武道同故鄭連言之服亦此意也云自文王至鳧鷖爲正大雅者按譜云大雅民勞謂之變雅若然則民勞以前鳧鷖以後列正雅者尚有假樂公劉泂酌卷阿四篇服不數者以季札惟歎文德武可牽連言之以見道同假樂以下則序指成王槩爲列入與季札所美不合故以鳧鷖爲斷非謂假樂以下四詩不爲正大雅也譜又云生民下及卷阿周公成王之時詩也而服統爲陳文武功德者以譜序皆不明指成王而據其隆盛上推祖考之休美下示子孫之平成皆可以文武起義故不與詩譜同也

爲之歌頌　服曰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詩譜序疏

案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文也哀十一年傳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是自衛反魯在此年也鄭氏論語注云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與服同也云距此六十二歲者阮氏詩經校勘記云浦鏜云二當作一以春秋考之浦校是也當時雅頌未定者非謂未定雅頌之名謂未定雅頌之次也周禮大師云六詩曰雅曰頌是周公之初已有雅頌之名矣至春

秋時所歌雅頌或失其次襄四年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周禮鐘師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據此是先奏頌次歌大雅次歌小雅以時因未定次序故參錯雜陳耳今傳于歌之次第先序小雅次序大雅然後更歌頌其篇次與孔子所正者相合明是時孔子尚幼未得正樂歌者未必秩然如是傳者從後序其事則據孔子定之次追錄之故得同正樂後之次第也

曰至矣哉　賈曰言道備至也史記世家注

案備至以音相近為訓華嚴經音義上引儀禮劉兆注備畢盡

也

遷而不淫　服曰遷徙也文王徙酆武王居鄗同上

案鄗與鎬同大雅詩譜疏云文王有聲云作邑于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

見舞象箾南籥者　賈服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賈義見史世家注惟舞作武通用字服義見詩維清疏　箾舞曲名賈義見本疏史世家注名作也服義見詩疏　言天下樂削去無道賈義見本疏惟削作箾服義見詩疏　賈曰南籥以籥舞也史世家注

案象文王之樂舞象者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注曰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疏曰此詩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樂

象文王之事以象武爲名箾舞曲名者詩序云武奏大武也注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疏云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詩序又曰桓講武類禡也疏云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荀子禮論以箾與武桓同列明箾是舞曲名也杜以爲舞者所執失之天下樂箾去無道者箾從削得聲而義亦因之故服說作削去頌詩如酌桓賚般皆不取篇首爲名別取所志以名篇酌告成功故名酌錫予善人故名賚此名箾者以箾从削故知其取削去無道之義削之作箾猶酌之作汋蓋古字通也文王時削去無道者伐崇戡黎之事是也南籥以籥舞者禮記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

也爾雅釋樂大籥謂之産郭璞注籥如三孔笛而短小廣雅釋樂云七孔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注皆云籥如笛三孔簡兮詩傳云六孔說各不同詩釋文云籥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詩疏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籥者何籥舞是也

曰美哉猶有憾　服曰憾恨也恨不及己以伐紂而致太平也吳世家注

案廣雅釋詁憾恨也文王率殷畔國以事紂恨不及己身致太平也但致太平必當伐紂服故推本言之

見舞大武者　賈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同上

案詩序云武奏大武也注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疏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爲舞也謂之武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爲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爲武樂武樂爲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

見舞韶護者　賈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同上

案史記作護引賈亦作護今杜本作濩其實濩有護義周禮大司樂大濩後鄭云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賈疏云言護者卽救護也本疏云以其防

濩下民防濩之濩當作護　故稱濩也白虎通禮樂篇云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漢書禮志護言救民也皆取救護之義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賈曰宏大也服曰慙于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同上

案孟子萬章篇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岐注載始也此湯之始伐也漢書古今人表湯之佐如伊尹在上中仲虺在上下皆不得爲聖人故曰無聖佐古文云聿求元聖傳以伊尹當之皆本孟子伊尹聖之任者也之語其實伊尹不得爲聖佐故有慙德僞古文本此撰仲虺之誥矣

見舞大夏者　賈曰夏禹之樂大夏也同上

案禮記樂記夏大也白虎通禮樂篇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

曰美哉勤而不德　服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同上

案大司樂注云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書禹貢云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孟子曰禹八年在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勤其身以治水土也

見舞韶箾者　服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同上

案皋陶謨作簫韶鄭注簫韶舜所制樂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其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史記作九招五帝本紀云四海之內咸戴帝舜

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
虞帝始周禮大司樂作大磬九磬之舞注云大磬舜樂也言其
德能紹堯之道也簫韶說文作箾韶云以竿擊人也虞舜樂曰
箾韶箾韶即此傳韶箾正義云葢韶樂兼簫爲名簫字或上或
下耳服云大韶者用周禮大磬文也
曰德至矣哉　服曰至帝王之道極于韶也盡善盡美也同上
案荀子儒效云頌之所以爲至者注至謂盛德之極服故以極
訓至論語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集解引孔曰謂以聖德
受禪故曰盡善
如天之無不幬也　賈曰幬覆也同上

案史記作燾正字幬假字也禮記中庸無不覆幬注幬或作燾說文燾云溥覆照也幬禪帳也攷工記輪人欲其幬之廉也注幬幔轂之革也後漢朱穆傳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注幬亦覆皆借燾爲幬而同訓爲覆也

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服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等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上同

案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注此周所存六代之樂六代之樂獨舉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者以四樂已具傳文若言六代則猶有此二樂也大司

樂注大咸咸池堯樂也禮記樂記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大司樂雲門大卷注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者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魯之所受四代而已下二等以別于周不舞其一者是雲門大咸季札在國本聞魯祇四代之樂知至韶舞而止云不敢請他樂蓋託辭也

子速納邑與政　服曰入邑與政職于公不與國家之事同上家不與之與讀如六十不與服戎之與漢書高紀集注引如氏曰與音相干與之與不與國家之事言不必干與政事也

愼之以禮　服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同上

案隱十一年傳禮經國家定社稷

將宿于戚聞鐘聲焉　服曰孫文子鼓鐘作樂也同上

案孫文子畔居于戚詩鼓鐘云鼓鐘將將白華云鼓鐘于宮正義皆以鼓爲擊此言擊鐘作樂也

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　服曰辯若鬭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同上

案周禮調人凡有鬭怒者成之注鬭怒辯訟者墨子經上辯爭彼也故曰辯爭

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賈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

畔也同上

案出獻公在十四年以戚畔在二十六年

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　賈曰衞君獻公棺在殯未葬同上

案經書五月庚午衞侯衎卒季札過戚時在七八月間隱元年傳云諸侯五月而葬是猶在殯也禮記王制云諸侯五月而殯喪大記云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注欑猶菆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

終身不聽琴瑟　服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况於鐘鼓乎同上

案論語云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此聞季札言而不聽琴瑟是聞義能改也白虎通禮樂篇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公羊

隱五年傳何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然周禮小胥云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注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是大夫當有鐘鼓若士則惟琴瑟而已故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明大夫當縣且以見琴瑟下鐘鼓一等傳言不聽琴瑟見琴瑟且徹其不鐘鼓可知服所以申明傳意也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服曰言晉國之祚將集于三家同上

案祚本作胙隱八年傳胙之土而命之氏周語胙以天下注胙

祿也萃爲集者詩墓門有鴞萃止傳曰萃集也其後三家卒分

晉國果如季札之言

吾子好直　服曰不能曲撓以從衆上同

案撓說文云擾也與服義不協撓當爲槙橈之橈易大過彖曰

棟橈本末弱也彖以本末釋棟弱釋橈是曲橈者言曲弱而能

隨衆也然說文無橈字故服作撓也

三十年本疏

傳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　服曰王子楚令尹王子圍也

案釋文云問王子之爲政一本作問王子圍之爲政服虔王肅

本同正義曰傳無圍字按服注則當無圍字釋文云服虔王肅

同者亦言同無圍字本也子圍楚共王子故稱王子本疏○釋文

吏走問諸朝　服曰吏不知歷數故走問於卿大夫引吏不知歷者

案史記歷書云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集解引如氏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是治歷爲名家之學故吏有不知者周禮太宰王眂治朝注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故走問諸朝知問公卿大夫也

而廢其輿尉　服曰輿尉軍尉主發衆使民本疏

案襄十九年傳軍尉輿尉皆受一命之服是軍尉輿尉各有其

職而服云輿尉即軍尉者晉語云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注元尉中軍尉也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强也使爲輿尉注輿尉上軍尉也是服云軍尉者即上軍尉省文耳正義曰于時趙武將中軍若是軍尉當是中軍尉也此失之矣趙武主晉政此輿帥役及孤老故得以公廢之豈如行軍時各有司命乎小司徒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是周官發衆使民小司徒主之今晉掌白輿帥者當時制耳知其主發衆使民者以此輿帥因役及孤老而廢則知其主發衆使民事矣

鳥鳴于亳社　服曰殷宋之祖也故鳴其社伯姬魯女欲使魯往

悟伯姬也本疏

案亳社禮記作薄社郊特牲曰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爲亳之古文公羊傳作蒲社哀四年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者薄之轉聲徐彥疏引賈氏云公羊曰薄社也者是公羊本有作薄社也其云亡國之社猶郊特牲云喪國之社亦指殷也何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失之白虎通社稷篇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穀梁傳注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哀四年傳云亳社災是魯有

亳社正義云此鳥鳴于魯國之亳社也服云殷宋之祖故鳴其社者以亳社是殷社而宋爲殷後鳥鳴其上示有災也云伯姬魯女使魯往悟女者伯姬爲宣公女今鳥鳴殷社以見災應于宋而鳴于魯之亳社又見魯適宋之人是欲警動魯人使往曉伯姬也

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服曰不書大非災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耳本疏

家不書大非災者宣十六年傳曰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襄九年傳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穀梁昭九年傳國曰災邑曰火此經書宋災不書大穀梁傳曰伯姬之舍失火可證非災及

一國矣服故曰非災言特火耳云火及人伯姬坐而待之者公羊傳云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傳略同是本非大火其及人者伯姬坐待傅母之至而及之耳

大夫放　服曰淫放也釋文言大夫淫放本疏

案周禮宮正去其淫怠注淫放濫也文選絕交書重增其放注放謂放蕩詩宛邱子之湯兮傳曰子大夫也湯蕩也疏曰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為此惡化之使然是陳大夫淫放之風久矣杜本放作赦

三十一年　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　服曰胡歸姓之國也魯世家注

齊歸之子公子稠　服曰齊謚也同上

案周書謚法解執心克莊曰齊資輔供就曰齊

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服曰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同上

案昭二十六年傳王子朝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此立長亦謂立庶子之長然則先王之制無適則立長矣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　服曰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同上

案禮記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儀禮喪服記童子唯當室緦注童子未冠之稱也少儀童子曰聽事注童子未成人

曲禮云男子二十而冠賈氏士冠禮疏云若天子之子則亦二十而冠若然則諸侯之子亦當二十而冠昭公是時年十九爲世子時猶未冠也若已立爲君則襄九年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當有成人之度今昭公猶然童心是與未成人者同故服云然

以羸諸侯　賈服羸皆讀盈盈受也本疏

案文選古詩盈盈樓上女注盈與羸古字通說文云盈滿器也謂滿藏之以能受也引申之故盈訓爲受

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服曰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通言之本疏

案延延陵者二十九年公羊傳曰去之延陵此稱延者省文耳州來邑名者成七年傳吳入州來杜注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即壽春是也十三年吳滅州來二十三年吳伐州來爲雞父之戰七國大敗自後州來當常爲吳有矣昭二十七年正義云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則延陵州來竝闕不知其處杜意當謂吳地別有州來非楚邑也然哀元年傳曰蔡于是乎請遷于吳二年傳曰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吳而遷蔡冬蔡遷于州來上云蔡請遷于吳下云蔡遷于州來則州來自雞父戰後爲吳邑久矣竊謂州來實即此也季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者史記吳世家云壽夢立而

吳始益大稱王又曰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是讓王位也禮記檀弓延陵季子適齊注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吳世家又曰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是季札讓國時去之延陵後遂升爲食邑故公羊傳曰去之延陵史記云封於延陵也云州來傳家通言之者昭二十七年季札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服謂傳稱延州來者通前後所封言之耳正義曰按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得爲一但不知何以呼爲延陵耳或延陵亦是邑名蓋並食二邑故連言之禮疏中鄭注曰延陵一名延州來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即此經延陵即左傳延州來明是一也按彼疏與此異者蓋各申注意

不顧鑿枘也

令尹以君矣　服曰言令尹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本疏

案孔氏引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字恐非阮氏校勘記云按此條孔本作似君而正義詳引服注明當作以君極爲明晰

春秋左氏傳賈服註輯述卷十四

嘉興李貽德學

昭公

元年 經 取鄆　賈曰楚以伐莒來討故諱伐不諱取 本疏

案傳言季武子伐莒取鄆是伐莒當書於策而經不書者傳又言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是伐莒之役爲國大辱故諱不書而惟書取鄆正義云劉炫以賈說爲是

傳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服曰莊謂楚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 儀禮聘禮疏

案聘禮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今得於祖禰之廟者賈氏云彼不告聘直告娶故得並告按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注赴告於君也然云五廟之孫不曰五服之親明告君亦須告廟子圍爲莊之孫共之子與庶人異故得自告於廟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服曰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衛在門本疏

案執戈二人在前據下文言之周禮天官序官閽人囿游亦如之注游離宮也西都賦離宮別館晉書天文志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是囿游別宮爲離也陳衛在門者以傳言離衛當是離

宮之衞故知陳衞在門也周禮虎賁氏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注爲周衞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注衞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漢書百官表衞尉秦官掌宮門衞屯兵長樂建章甘泉衞尉皆掌其官長樂建章甘泉郎漢離宮則春秋時離宮當有門衞矣古語質故以離宮之衞爲離衞

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服曰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 本疏

案服以蒲宮爲楚君離宮及子圍在國居之自必有徵古籍云亡未詳所出杜云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旣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杜云緝蒲爲宮亦

無所據至以服君服釋有前與執戈前矣之文不相應不如服以出有前戈釋有前較杜爲密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服曰愍憂也代伯州犂憂公子圍代子羽憂子晳本疏

案廣雅釋詁愍憂也伯州犂謂子羽當憂子晳子羽又以伯州犂當憂子閒互相譏刺國子因子圍子晳實所當憂故曰吾代二子愍矣傳意自明故服爲此言非謂憂伯州犂子羽也正義不達此旨乃曰若以二子爲伯州犂子羽子羽則卒無禍害又何可愍而代之乎服明言代子羽憂子晳是所憂者子晳非子羽也孔氏不審語意妄以規服非也恭冕謹案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二子謝

子刪伯州犁
杜注不誤

周有徐奄　賈曰徐即淮夷服曰一曰魯公所伐徐戎也本疏

案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周本紀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踐奄書序本紀言淮夷奄不言徐傳云徐奄不言淮夷是淮夷即徐服以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言並則不得爲一故引或說以明之傳云周有徐奄此曰魯公所伐徐戎者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云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

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若然則伯禽所征亦急周事也故傳以屬周徐者說文作郐云邾下邑也魯東有郐城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集解引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郡國志魯國薛六國時曰徐州段氏玉裁云魯東近郐故曰東郊不闢

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 服曰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褎長故曰委本疏

案正義曰案論語鄉黨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禮記深衣制短不見膚長不被土然則朝祭之服當曳地服言是也

按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深衣等無辟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有辟積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有辟積故無殺

終事八反　服曰每於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卒皆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絳向雍去而復還一𦎫之閒八度至也本疏

案盧氏文弨曰杜氏則謂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正義從杜難服謂千里之路往還八反車卒日行一百六十里計則一萬六千里雖追風逐日之足猶將不逮謂杜義爲長案正義此駁何其輕脫

不思之甚也十里一乘一反二十里八反行百六十里故服以是爲卒安得忽生一萬六千里之說輕相嘲笑乎且其法至元董搏霄嘗祖之以運糧矣十步一人負米四斗三十六人一里日五百反爲二十八里輕行者半重行者半百里用三千六百人致米二百石是卽服氏之說可實見諸行事者正義必抑之使不得與杜氏並多見其無識也

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服曰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本疏

案兩伍專參偏司馬法車數之名與此合故服引之小司徒注引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傳改車用卒是不以車數多少爲準當以車所用士徒爲準若五十乘爲兩計卒千五百人陳之於前百二十乘爲伍計卒三千六百人陳之於後八十一乘爲專計卒二千四百三十人以爲右角二十九乘爲角計八百七十人以爲左角二十五乘爲偏計七百五十人以爲前拒盡仍車數之名以別其士卒之數焉

居于曠林　賈曰曠大也鄭世家注

案廣雅釋詁廣大也曠從廣聲亦作廣荀子解蔽則廣焉能弃之矣楊倞注廣讀爲曠遠也詩六月四牡脩廣傳禮記明堂位

言廣魯於天下注並云廣大也

后帝不臧　賈曰后帝堯也臧善也同上

案正義曰襄九年傳稱閼伯爲陶唐氏之火正知后帝是堯也

臧善爾雅釋詁文

遷閼伯于商邱主辰　賈曰商邱在漳南服曰辰大火主主祀也同上○史注主字不重此增

案地理志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商頌譜云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是相土所因之地卽睢陽矣云在漳南者地理

志上黨長子下云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又沾下云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胡氏渭曰濁漳水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東流經長治縣西又東北經屯留潞城襄垣黎城平順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東南淸漳水注之是卽禹貢所謂衡漳者也商邶屬今歸德府在林縣東南衡漳所在與漢時當不大異是商邶在漳水南矣爾雅釋天大火謂之大辰襄九年傳云閼伯居商邶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辰卽大辰亦卽大火也十七年傳宋大辰之虛也晉語云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又云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韋昭注辰大火

也主爲主祀者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受之穆天子傳以爲殷人主郭璞云主謂主其祭祀成五年傳國主山川公羊昭十五年傳攝主而往皆謂主其祭祀

商人是因　服曰商人契之先殷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同上近刊本殷或作湯

案史記殷本紀云契封于商鄭康成長發詩箋有娀氏之國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於商是商實契之始封服以商人爲契之先殷之始祖與史鄭不同者以長發詩帝立子生商傳云契生商也詳詩及毛公之意謂契生于商也是契之先早有商之稱矣後封契時商因舊號耳故服於商人之稱不以契

爲斷其稱殷者自盤庚始書云盤庚遷于殷元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從其後稱也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女殷商則承前後二號雙稱之故此殷之始祖從後明前也云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故國而代之者襄九年傳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云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此云因故國而代之者相土以商之後故居閼伯之墟因故國之號名曰商丘而代有其地傳云商人指相土服更推明商人非相土所自始相土爲商人之後故得稱商人也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服曰大夏在汾澮之閒主祀參星同上

案顧氏炎武曰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沈于大夏定公四年命以

唐誥而封于夏墟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閒杜氏則以爲太原晉陽縣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卽後世遷都亦遠不相及竹書紀年康王九年唐遷于晉宣王十六年晉遷于絳況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閒書所云維彼陶唐有此冀方而舜之命皐陶曰蠻夷

猾夏者也當以服氏之說爲信又齊桓公伐晉之師僅及高梁在今臨汾縣而封禪書述桓公之言以爲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陽明矣愚案呂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大夏之鹽郎說文河東鹽池與冀絳爲近地理志太原郡汾陽下云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水經汾水出大原汾陽縣北管涔山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西至王澤注于汾水說文澮水出河東彘霍山西南入汾大夏爲冀在晉絳吉隰之閒正在二水東也說文參商星也段說參商二字連篆文讀之顧氏讀說文以參爲商星者非大戴記夏小正五月參則見傳參也者伐星也淮南時則訓昏參中注參西方白虎之宿居賓沈者主祀之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賈曰唐人謂陶唐氏之允劉累事夏帝孔甲封于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以服事商也同上服以唐人即是劉累本疏

案唐人謂陶唐氏之允者史記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集解引徐廣曰號陶唐爾雅釋詁允繼也堯典允子朱啟明五帝紀作嗣子丹朱是唐人謂帝堯之繼嗣也劉累爲唐後及事孔甲見二十九年傳文彼傳云以更豕韋之後此賈以爲封于大夏者以范宣子自炫其世族必舉虞夏以來之顯者而襄廿四年傳曰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是陶唐之後御龍氏最顯則此云唐人必是劉累可知彼傳更豕韋之後非指劉累因

賜氏之文連舉其後之在商者言之耳至此傳唐人旣定爲劉累則封在大夏之墟師古高祖本紀贊注云豕韋國名在東郡白馬縣東南與大夏地相隔絕是劉累之封非豕韋其證一也范宣子曰在商爲豕韋氏惟豕韋封之自商故宣子曰在商是劉累之封當孔甲時非豕韋其證二也長發詩韋顧昆吾箋韋豕韋彭姓也鄭語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之矣則豕韋至湯始伐至商始滅孔甲時劉累不得代之是劉累之封非豕韋其證三也劉累旣不封豕韋則封夏之墟爲劉累所封明矣彼傳又云劉累遷於魯縣而賈云子孫服事夏商者正義曰累雖遷魯縣子孫仍在大夏漢高帝紀贊注云殷末豕韋徙國於唐若然

則劉累之後初在大夏商時代受豕韋復自豕韋遷唐至成王始滅是服事夏商之證也

其季世曰唐叔虞　服曰即邑姜所生者也本疏

案服以此語爲下提綱故云然杜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服曰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晉世家注

案正義曰傳言武王邑姜繫之武王知是武王后也十二年傳稱呂伋王舅伋是齊大公之子丁公也伋爲王舅知邑姜是太公之女也

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　賈曰帝天也鄭世家注又曰己武王也鄭世家注服同本疏

案書洪範帝乃震怒文王世子夢帝與我九齡鄭注並云帝天也晉世家云初武王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故賈服以此夢爲武王之夢

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　賈曰晉主祀參參爲晉星鄭世家注

案晉世家封叔虞于唐又曰唐叔子燮是爲晉侯若然唐人祀參則屬在唐唐易爲晉則曰晉星矣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　服曰金天少皞也元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爲水官之長允格臺駘兄弟也同上

案正義曰金天氏帝少皞帝系世本文也金天代號少皞身號

月令於冬云其神元冥是元冥爲水官也師訓長者書益稷州十有二師鄭注周禮地官序官鄉師注並云師長也云昧生允格臺駘故知爲兄弟爾雅釋親男子謂先生爲兄後生爲弟

臺駘能業其官　服曰修昧之職同上

案論語修廢官皇疏治故曰修言臺駘能治水官之故職也

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　賈曰宣猶通也汾洮二水也服曰陂障其水也太原汾水名同上　水經涑水注引賈曰汾洮二水名

案云宣猶通者呂覽古樂篇故作爲舞以宣導之高註宣通也釋名釋言語通洞也無所不貫洞也汾洮二水者汾水說見上洮水正義云釋例洮水闕不知所在當亦是晉地之水後世竭

涸無其處耳案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聞喜有洮水水經涑水篇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注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故王莽以縣爲洮亭也撿前志聞喜下無莽曰洮亭之文上左邑下有莽曰洮亭或酈氏所見本兆作洮在聞喜縣下與然則涑水殆亦洮水之兼稱乎據此則洮水漢時猶未絕杜闕其地或絕流於魏晉閒乎服云陂障其水者詩彼澤之陂傳陂澤障也月令毋漉陂池注畜水曰陂匡謬正俗云陂者是隄防之指號是障大澤言防水使不流溢也水經汾水篇汾水又南過大陵縣東注汾水於縣左迤爲鄔澤廣雅曰水自汾出爲汾陂今廣雅作水自汾出爲派王先生疏證云水經汾出爲下當有脫文其陂東西四里南北十餘里陂南接

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漚洟之澤道元所云其遺跡與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服云太原汾水名者以汾水出自太原言太原之地所由名非謂太原爲卽汾水名也檀弓注處安也晉語蚤處之注處定也傳言宣通汾洮陂鄣大澤以安定太原之地禹貢既修太原亦是治汾水而繫之太原杜云臺駘之所居失之

帝用嘉之　服云帝顓頊也同上

案正義曰顓頊爲帝承金天之後臺駘是金天裔孫爲臣宜當顓頊故以帝用嘉之爲顓頊嘉耳昧於金天已云裔子臺駘又是昧之所生則去少皞遠矣而帝系世本皆云少皞是黃帝之

子顓頊是黃帝之孫臣世多而帝世少史籍敗亡無可撿勘此事未必然也按孔氏以籍亡難勘不知參之他書猶可訂帝系世本之誤者漢書律歴志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淸陽也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是金天氏上承少昊氏乃黃帝之裔而非其子也楚語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是少皡一代之通稱非當其世而遽衰也顓頊之去黃帝中閒隔絕不得為黃帝孫明矣春秋命歴序云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足補帝系世本之疏何疑臣世多而帝世少乎服定為顓頊者或本春秋命歴序不以史遷說爲然也

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賈曰四國臺駘之後也滅四國同上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　賈曰營攢用幣本服疏曰禜爲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禜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鄭世家注

案賈爲服所本孔疏節引耳說文禜設緜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史記叔孫通傳云爲緜蕞野外習之索隱引韋昭云引繩爲緜立表爲蕞蕞即蕝也說文云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晉語云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置茅蕝設望表史記索隱引賈云束茅以表位爲蕝史記叔孫通傳如氏注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何氏纂文曰蕝今

之纂字文選笙賦歌棗下之纂纂古歌曰棗下何攢攢注攢聚貌纂與攢古字通然則服云營攢者亦同說文設綿蕝爲營蕝卽纂纂卽攢也祭法雩宗祭水旱也注宗當爲禜禜之言營也是禜營同聲故營蕝者爲禜矣周禮鬯人禜門用瓢齎注禜謂營酇與服同酇攢字通周禮遂人四里爲酇呂覽季秋制百縣注引爲四里爲攢矣至鄭注纂正祭禜亦如之云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鄭據祭法云蓋者疑詞是以禜酇爲正義矣若孔氏不知攢之卽茅蕝云聚草木爲祭處失之莊二十五年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水旱是天災流行故服云用幣據常禮也若過甚則亦用牲玉故雲漢詩云靡愛斯牲

又曰圭璧既卒也月令仲夏爲民祈祀山川百源注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大祀掌六祈四曰禜然則月令云祈山川卽禜也以山川之神能主水旱禜之祈福者大祝祈福祥是也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服曰湫著也底止也釋文。本疏

案說文湫隘下也晉語底著滯淫底著猶此湫底彼注云著附也服故訓湫爲著底止釋詁文

於是有煩手淫聲　服曰鄭重其手而音淫過公羊莊十七年疏

案漢書王莽傳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注鄭重猶言頻煩也詩關雎序不淫其色疏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

爲淫樂記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

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　賈服曰風東方雨西方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惟天陽不變詩漸漸之石疏

案詩疏據五行傳謂賈服義與書傳相失不知賈服據易以釋此六氣也說卦巽爲風又曰巽東南也是風屬東方兌正秋也虞注云兌爲雨澤是雨屬西方坤爲陰說卦坤爲地月令云中央土故陰屬中央爾雅釋言晦冥也隨象傳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且說卦云坎北方之卦又坎爲隱伏故晦屬北方離象曰明兩作說卦離南方之卦也故明屬南方惟天陽不變謂乾也乾彖曰大哉乾元九家易曰陽稱大六爻純陽故曰大乾者純

陽衆卦所生天之象也故曰元者氣之始也繫辭云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故曰不變

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　服曰問來赴者楚世家注

案時伍舉代子圍聘鄭使來赴郟敖之喪故問之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服曰孟趙盾子餘趙衰本疏

案成八年宣孟之忠杜謂趙盾是孟爲趙盾也子餘趙衰者僖二十三年傳說秦伯之享重耳也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晉語云子餘使公子降拜是子餘爲趙衰字也正義云服以孟爲趙盾子餘爲趙衰若其必然當先衰後盾何以先言孟也杜以孟子餘是趙衰一人蓋子餘是字孟是長幼之字也抜王制

云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敘昭穆在前敘太祖在後卽大傳所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之義也故先盾後衰至孔云子餘是字孟是長幼之字則誤之甚者晉語云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氏之弟也成八年傳成季之勳是衰之字季傳有明文豈有字季復字孟耶

甲辰朔烝于溫　服曰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本疏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王制疏

案顧氏炎武曰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

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今攷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自注羅泌以爲傳據晉史經則周歷按此則晉用夏正之證春秋繁露四祭篇云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惟晉用夏正故以十月烝祭傳上云十二月者用周歷紀晉事也既用周歷則下甲辰朔在晉仍在是年之十一月在周則爲明年之正月傳曰甲辰朔者以晉未改年當從其實既

不得稱明年正月而上文以周正紀十二月矣復不得更著餘
月公羊傳所云辭窮之例故稱甲辰朔明用夏正此朔實夏之
十一月朔也若僖五年逑卜偃對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
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奔奔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
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云
九月十月者明夏正也傳又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
醜奔京師云十二月丙子朔者用周正也傳敘晉事本有此例
故此以周正紀十二月復云甲辰朔明晉之用夏正也其上云
十二月實夏正十月也晉語平公有疾篇云是歲趙文子卒秦
后子來奔篇云冬趙文子卒此晉史用其本國之厤紀事也杜

氏謂十二月月誤劉炫謂十二月之文爲下甲辰朔起本均不得傳意也

二年傳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服曰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本疏

案惠氏棟曰一游一譽今孟子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游也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爲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爲證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外傳作暇豫李善曰譽猶豫古字通按李善說見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愚案晏子內篇作一遊一豫文選東京賦度秋豫以收成並與今

本孟子作豫合服本作豫所引孟子亦作豫今正義作譽就其本以改服並改服所引孟子文杜本作譽爲豫之假借字其義則當從豫之訓遊也杜云譽其好也是望文生義正義云若是游於其下宣子本自無言武子何以輒對故杜以爲譽其美好也孔氏袒杜抑服故爲此言不知古本作豫不能以譽其美好通之也至傳敘武子之言亦以宣子游於其下故欲封殖此樹其賦甘棠正取召伯所憩召伯所茇之語並無對答宣子譽美之意孔云宣子本自無言武子何以輒對是左杜而背傳也

晉侯謂之少齊　服曰所以寵異不與齊衆女字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疏本

案曲禮云男女異長注各自爲伯季也又曰女子許嫁笄而字是女之常字亦以伯叔爲敘如伯姬孟姜是也今晉侯欲寵異少姜故特字之曰少齊不與齊之衆女敘伯仲字也云如此好女甚少者服依文立義說文少不多也易略例夫少者多之所貴也是其義釋文少詩照反如服義則當讀書沼反矣

晉侯使郊勞　服曰近郊三十里 詩疏 駉

案聘禮云賓及郊注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 此從詩正義所引今儀禮注侯伯三十里當是脫四十里三字耳 近郊各半之晉是侯爵近郊當二十里服云近郊三十里者三當作二字之誤也詩正

義則曰服或當別有依終與鄭異也

〔三年〕傳火中寒暑乃退　服曰火大火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事也詩七月疏

案爾雅釋天大火謂之大辰郭注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公羊疏引李巡云大火蒼龍宿之心以候四時故曰大辰知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者月令旦氐中正義引三統厤大寒旦心五度中詩正義曰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衡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過此則立春故曰大寒退矣知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者亦據月令文知之過此則

立秋故曰大暑退堯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與傳及月令差一月豳風七月流火傳曰火大火也流下也箋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則與傳及月令合邵氏晉涵曰後世歲差之法權輿於此

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　服曰焜明也燿照也釋文本疏○言得備妃嬪之列照明巳之意望也本疏

案說文焜煌也詩大明檀車煌煌傳煌煌明也故焜亦爲明釋名釋天曜燿也光明照燿也照燿以疊韻連文故以照訓燿說文亦曰燿照也照者說文云明也云備妃嬪之列者哀元年傳宿有妃嬙嬪御焉周語云內官不過九御注九御九嬪故以妃

嬪釋內官焉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　服曰三老工老商老農老也釋文○本疏畧同案呂覽上農篇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注三官農工賈也六韜云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晉士會稱楚莊之霸也曰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楚子囊美晉悼之賢亦曰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不知遷業大史公紀貨殖傳曰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引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是言任職之民皆以三者爲要論其司則呂覽之言三官重其業則六韜之稱三寶計其年則此傳之曰三老

服曰工老商老農老固不易之詁也正義曰案民有四民其老無別不宜以三種之民爲三老案王制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是士可免於凍餒故晏子不及之且工商農爲利所在至其老凍餒可見衣食之原已乏竊謂別流品當四民並舉言匱乏則三老已該孔氏舉杜以難服非也

民人痛疾而或噢休之　賈曰噢厚也休美也釋文本疏○服曰噢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噢休代其痛也本疏

案噢訓厚者引申之義休訓美者爾雅釋詁文服云痛其痛而念之者釋名釋言語念黏也云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者

舉時俗以況也攷工記弓人蹙於剽而休於氣注休讀爲煦說文煦一曰昷潤也樂記煦嫗覆育萬物注以氣曰煦則以口就之謂吹氣以溫之也淮南本經訓以相嘔咐醞釀而成育羣生嘔咐卽燠休玉篇本服注燠休又作噢咻矣云代其痛者言愛之甚也

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服曰相隨也本疏○釋文相服如字

案說文隨从也言箕伯四人相從胡公太姬神靈已在齊矣

讒鼎之銘曰　服曰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本疏○釋文引疾讒之鼎也

案云疾讒者少儀有亡而無疾注疾惡也周本紀曰西伯曰文

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大顚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明堂位云崇鼎注崇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若然則文王獲崇侯之譜故伐而得其鼎名之曰讒鼎服故以爲郎明堂位之崇鼎也云一云讒地名者備說以存疑也讒之地古籍無徵按說文扈夏后同姓所封戰於甘者有扈谷甘亭古文扈作𡵏从山弓弓徐鍇謂從辰巳之巳非也弓部曰弓嘾也讀若含古文扈字之右同之右爲聲則扈之古音讀如含含讒聲相近故假音字爲讒今作扈形聲並異今古文之別也若然

則讒即扈歟云禹鑄鼎於甘讒之地者說文鼎下云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漢書地理志左馮翊褱德下云禹貢北條荆山在南水經渭水注云渭水之陽即褱德縣界也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沙當作池謂鎬池苑即蘭池宮也即褱德縣故城也引地理志荆山在南山下有荆渠即夏后鑄九鼎處也漢志右扶風鄠下云古國有扈谷亭渭水注渭水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萯陽宮西又北逕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褱德即今富平縣鄠縣仍秦舊名俱屬西安府相距甚近然則說文以鑄鼎之地近於荆山故云荆山之下鼎則實紀其

地故曰讒鼎矣服氏甘讒並舉者以古爲讒今又爲匽其地難曉故據匽谷甘亭以舉之也

子豐有勞於晉國　服曰鄭僖公之爲太子豐與之俱適晉本疏案襄七年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據此僖公爲太子時與之俱適晉者子罕及子豐適晉僖公已爲君矣服偶誤記也